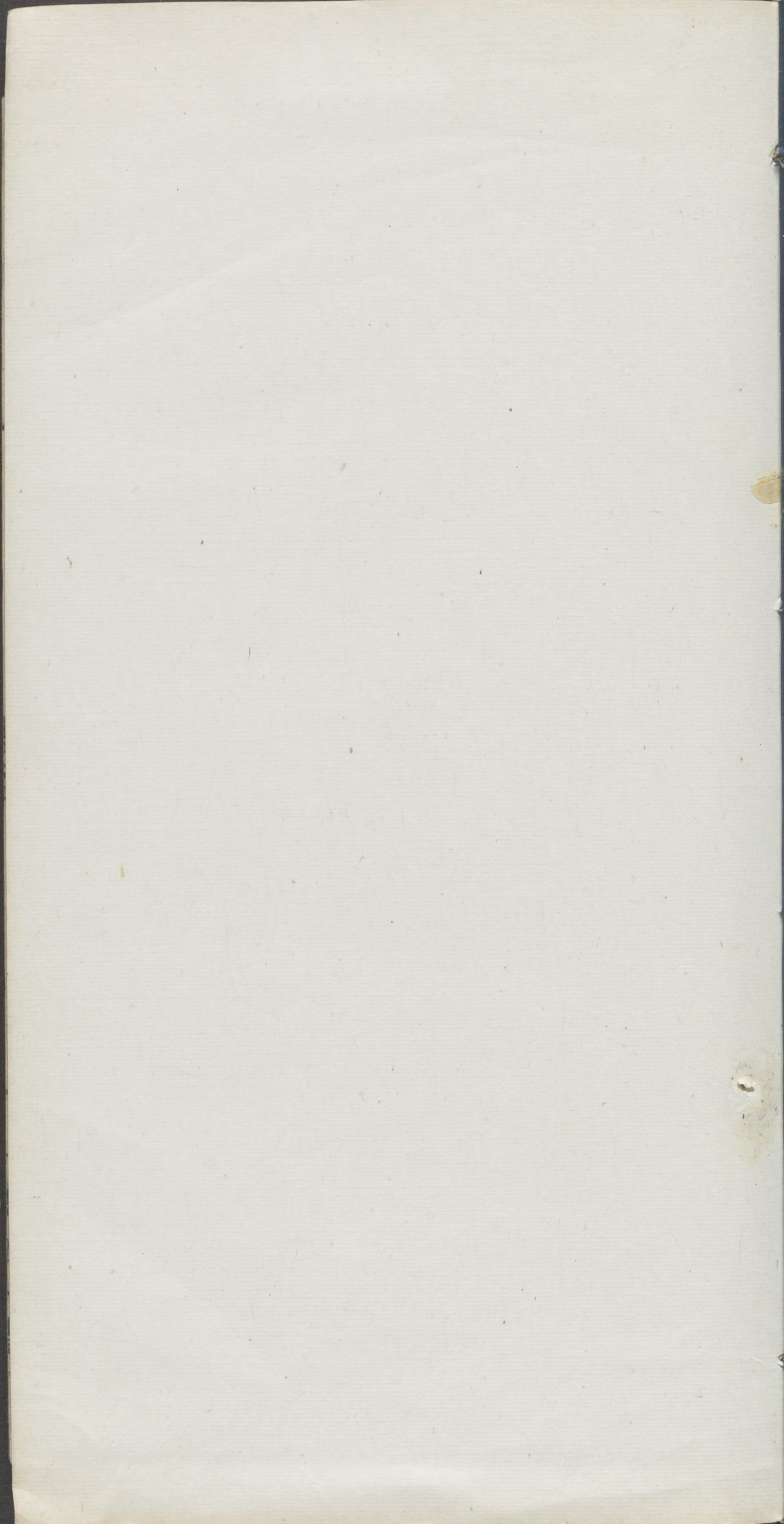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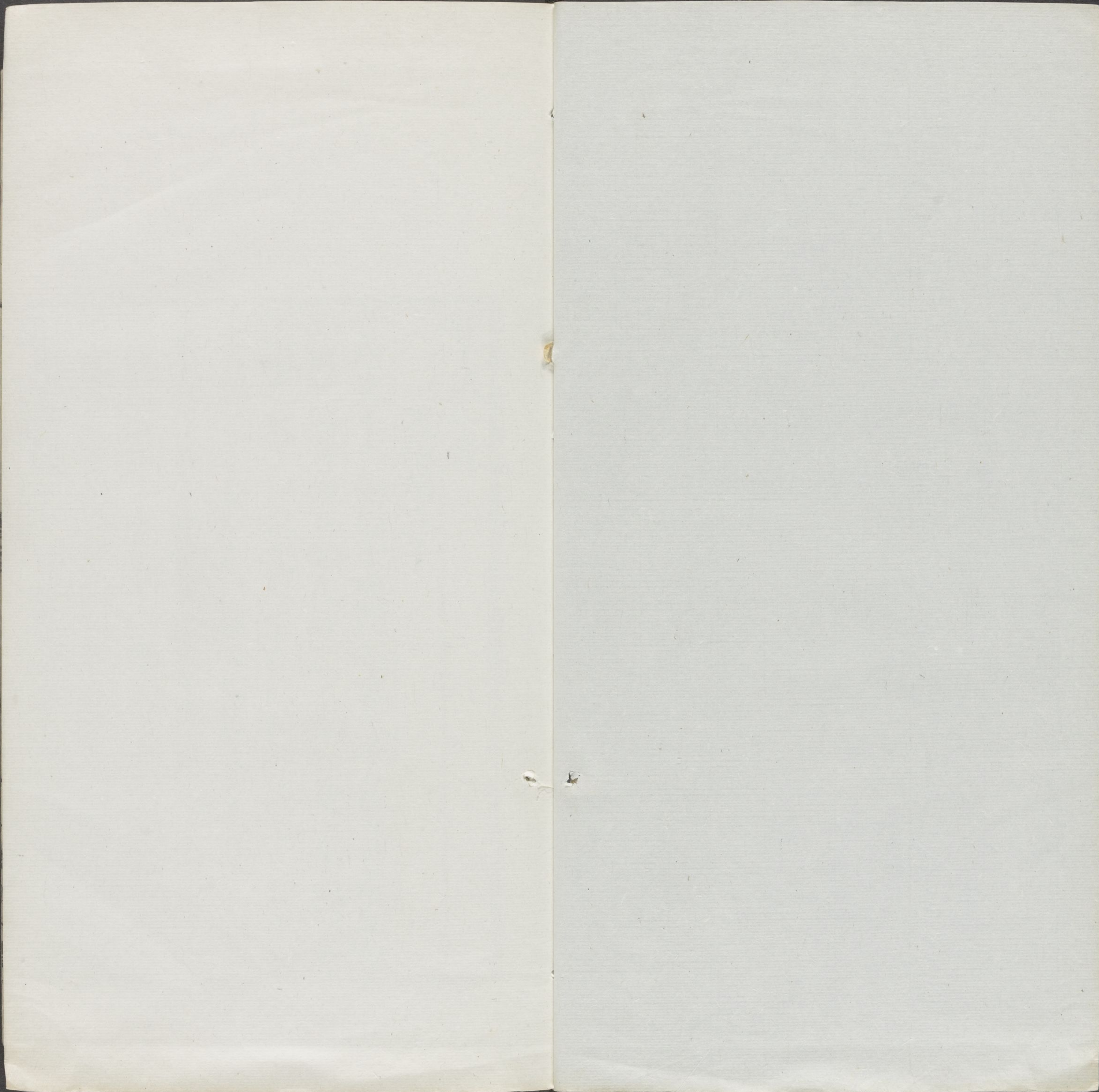


6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1 1932







卷之二十一

太王正劍

陽名

太王

正劍

陽名

太王

正劍

陽名

莊子第十卷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
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
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
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
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
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
幣從者夫子弗受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
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

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
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曠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
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
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
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
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
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无敵矣莊子

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
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
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
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
之矣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
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
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
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
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
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

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
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
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
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鉞此劍
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
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
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无不
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
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

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
庶人之劍无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
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
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
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
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
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
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

願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
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
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
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
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
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
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
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
至於澤畔方將校琴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

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
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
咳唾之音以卒相立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
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于今六十九歲矣
无所得聞至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
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
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
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
乃无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
和長幼无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

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
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
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
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
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无
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
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恭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
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
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折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

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
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
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
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
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
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
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
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
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
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

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
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
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
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直還以物與人則無
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
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
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
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
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
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

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
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
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
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
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
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
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
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
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
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

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
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綵章問顏淵還車子路旁
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
車而問曰由得爲役父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
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侑禮
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桴逆立而夫子曲要
磬折再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
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
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
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

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
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
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
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
敢不敬乎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
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
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
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

所患夫譽人特爲貪羨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食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旣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无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

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英覺英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共飲者相摔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

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
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
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
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
故无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
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蔽精神乎蹇
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
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其冥乎无
何有之鄉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
在豪毛而不知大寧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

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
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
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
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
多也子行矣魯哀公問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
國其有瘳乎曰始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
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
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願與誤而可笑今
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
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
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
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孔子曰：凡人心
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曰蕃之，期人
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懷
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
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
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
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

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无徵至，不肖人
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
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錡，再命而於車上
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
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
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匹不
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彝
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
然，又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
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

達小命者遭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
稱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没
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
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
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
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
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矣或聘於
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
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莊
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

月為連壁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
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鳥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
在上為鳥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
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又矣而愚者
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
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哉曰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
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

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非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

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

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
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
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汜愛兼利
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
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
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
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
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
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

回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
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
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難
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
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
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胥脛
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
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喪棺爲衣以跋躄爲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

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
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音奇偶不侔之辭相應以
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
者必自苦以腓无胫脛无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
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
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
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
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存於是者宋鉅尹

父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
別者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確合驪以
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
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
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
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
矣先生恐不得飽第于雖饑不念天下日夜不休曰
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
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
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

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
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
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
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
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
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
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髀无任
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
拍完五管胡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

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
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无
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已之患無用
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
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
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入之理適得怪
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
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
而言常友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魃五管斷其所謂道
非道而所言之蹇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

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无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无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

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楚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可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玃，其言雖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

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
生无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
於宗也可謂彌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
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斂，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
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屨物之意
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无厚不
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
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
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无窮而有窮，今日適
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

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
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
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
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
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
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
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
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无窮。桓團、公孫龍
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
人之心。辯者之困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

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祗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蚤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

競走也悲夫

莊子第十卷終

孟子第十卷終

